羣鶯亂飛

文：鳳獨　畫：家裕

香港之春短暫呢

沈惠也不希望他寄帖來，既得電話即說：「你寄到店裡，祇須寫我的名字，店裡很忙。大概不會上門道賀，但當然有些表示。」

「那我就不寄帖與你了。」他說。

「我歡迎你寄來呢！」

「拜拜！」

史蒂文在三天後不寄帖來，沈惠料自己可省兩百元花籃。第四天，謝太十點三刻離店，說往機場。十二點，沈惠要兩女職員進午膳，又說大概謝太會趕返，兩女職員馬上走，回來得也快。她們問沈惠謝太未返嗎，她點點頭。這時電話鈴响，她去接是謝太的聲音提到在某餐室，候她去，可以代叫東西，她要了粟米石斑。惠粉後趕往，是在附近，搭自動電梯登樓後，望到史蒂文張走在前面，自己即止步，他是往一越南餐館呢。她遇到謝太問她怎麽不到咖啡店，答道：

「路上『塞車』，我內急，自機場出來，此地近些，當用了洗手間馬上打電話。她們吃過飯了？」

「當然吃過。」沈惠說。

沈惠的「伊麵」送到，她問謝太叫了什麽，答道：

「我的『焗猪排飯』要費些時間！」謝太說。

沈惠抄下地址，打電話與常恒，拍他要邀她遊新界呢！他說：

「等你有空，春天過去了，香港之春短暫呢！」

「星期六下午如何？」沈惠問，她想到謝太應酬亦較忙呢。

「你請假？」

「是的，我們三點後走。」

他們詳細約定道別。（一四二）

不到兩分鐘，飯也來，她們要叫了兩杯咖啡，喝了咖啡返店，店中有客。大家忙到九點另五分一起走。

明天上午，沈惠得到馮太的電話：

「楊小姐星期日約打牌，你我還有一位梁太，日到過俱樂部的，下午兩點半打。我告訴你詳細地址，星期日你至多辦公半天，和另一位輪流休息，如果你不休息，也可以請假。」

「當然可以，我已經執拿在手了。」

十九：把底細透露出來

家興說：「是呀，在老頭子手下工作，縛手縛脚，很難發揮所長。所以，我希望轉到你們公司去，做回我的老本行。我保証，做得一定不會比李仲文差。」

大家是同行，文家興的情況如何，陳惠鴻自然十分清楚。李仲文從英國回港之後，先到地盤做技術員，經過一段時間的實習，才升職去做工程師的。文家興回到香港之後，就担任總經理助理的職務，他的職位雖高，對地盤施工却沒有實際經驗，與李仲文相比，當然相差太遠。

令到陳惠鴻感到興趣的却是，他爲什麽不在他爸爸的苦的呀，我實在不明白，你有總經理助理不做，而要出來做工程師。」

經過陳惠鴻的一番旁敲側擊，家興終於忍不住，把他與父母、姐姐的矛盾衝突，說了出來。陳惠鴻掌握了這一情況，認爲這個人倒是可以利用的。便說：「這樣吧，文先生，我請你做我的特別顧問，你只需替我料理地產方面的材料，不用到地盤工作，不知是否願意屈就？」

家興一聽，十分高興，說道：「好呀，一言爲定。」特別顧問比起工程師，可說高人一等。

十八：一斬即止

阿發曰：「炳哥，不如剃一刀，一樣而已啊。」

大哥炳曰：「亦得，這一刀要似樣，不可以只剃表皮。」

阿巫唯有去羅牛肉刀，消過毒，大哥炳除衫，曰：「放心落刀，唔好手軟，手軟就不似樣者矣。」

阿巫算係用刀高手，所以大哥炳放心叫佢斬，但阿巫始終懾於大哥炳威勢，點敢實係落刀。

阿巫擡住把寒光閃閃之牛肉刀，頗覺爲難。

大哥炳坐在桃上，阿發坐在旁邊。大哥炳曰：「阿巫，落刀喇！」

阿巫曰：「炳哥，一定要行這條路乎？」

大哥炳曰：「然，我已經決定，大丈夫，決定之事，一定要貫徹執行，斬喇！」

阿巫斬人，未試過手軟，但斬自己大佬，的確覺得手軟。

大哥炳又喝曰：「爲乜唔斬！手軟乎？阿巫，我叫你斬你就斬！」

阿巫咬牙揮刀，一斬即止，抽刀之時，血由傷口淌出。

阿發馬上攞雲南白藥倒落傷口處，傷口寸零長，入肉一分零，落藥之後，馬上包紮，大哥炳若無其事。

阿巫曰：「炳哥！痛否？」

大哥炳笑曰：「阿巫，濕濕碎喇，你用刀有兩度，又快又準又恰到好處。」

阿巫用平斬法，刀一到肉，馬上循落刀之勢抽刀。

如果拖刀，這一刀起碼三寸長傷口，講唔埋入肉三分也。

大哥炳曰：「只要我露出這個傷口，一定可以塞住牛精良把口。」

阿發曰：「炳哥，希望兩三日後至講數，咁會更好，傷口亦似樣一些。」

大哥炳曰：「然，阿巫，這單嘢要麻煩你走多兩趟，出去村口士多借電話問阿連。」

大哥炳拜託阿華找王利出馬，阿華亦確實同佢辦妥，王利應承見大哥炳。

十四：王正旭穩重謹慎

「如果你願意跟我一起過MTV，職位是節目部副經理，薪酬則比現在高一倍以上。」劉幗英說。

「對這份工作我很有興趣，可是，我也必須考慮一下。」王正旭沒有方心君那麽爽快，地顯得穩重謹慎多了。

「考慮清楚才決定也好。咱們午飯的時候再談吧！」

王正旭離開了辦公室後，劉幗英就繼續用電話與約定了一起進午膳的幾個心腹聯絡，然後自己打電話到一家酒樓訂了一間貴賓廳。

中午十二時半，劉幗英離開電視台，自己駕車到酒樓去。

一點鐘後，這一班心腹人馬陸續到了。

這些人裡面包括節目部助理經理王正旭、監製方心君、編導馬奇、宣傳主任馮揚波、音樂主任蔣鳴、化粧主任練顏新等等，一共十多人。

叫了菜後，酒樓的部長出去了，同時把門關上。劉幗英就對大家說：「今天請你們來，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和你們商量。但在談這件事之前，我要先聲明——今天咱們所講的一切是絕對要保密的，絕對不可以向第三者透露，不管任何人！」

劉幗英說罷環視了衆人一眼。

許多人都點着頭。

「好，現在咱們進入正題。」劉幗英壓低了嗓音。「這件事就是——我決定離開HTV，加入新成立的MTV。同時，希望你們也和我一起過去。」

部份人對這個消息感到驚訝。

「MTV是一個新的電視台，要打開局面，要和現在的兩個電視台競爭，面對着許多難題。但是，它是一個有實力的電視台，它的後台大雄厚的，而且正在積極招攬人才，有心要搞好這個電視台。它是有前途的，可以放心去接受這個挑戰。」劉幗英邊說邊觀察着各人臉上的表情。

十四：二：少女情懷最怕寂寞

「你不能一個人住在這小黑岩，雖然一切方便，治安也好。」王友春勸江上青道：「跟我回東京，仍舊住新大谷吧，我想，以後你會常常飛東京，我也會常飛台北的。」

江上青不得不同意，兩人還是遊了蘆湖，到箱根的伊豆長岡市，吃過午飯，便乘踏子號快車，直接回了東京。江上青見時間已過午兩小時，叫他自去辦事——「我自己回新大谷，你到櫃上問我新房間的號碼吧！」

「我打電話叫登記處，四點半前我來電話……。」他由東京站送她上了的士。她笑說：「我自己練習，弄熟這些地方，新大谷是最高等的四大酒店之一！」

王友春匆匆看她上車，自己乘的士回家。江上青獨自帶了一件提包到了新大谷，門口的青年僕歐爲他提行李，她取出存放衣箱的單據，向登記處要了雙人大間，這回是一廳一房，雖非整套大貴賓用，但已是特級第三等了——「請四點前後，告知王先生，他會來電話的，已經約好了。」她隨僕歐上樓——「這間雙面可看遠景——十二樓東角一二一二號，好記得。」青年在電梯中用英語結結巴巴說。本層兩個女侍迎着，陪同開了房門，僕歐不接受她的小賬：「不許的，這是犯法的，謝謝了！」他笑嘻嘻鞠躬而退。

女侍照例送上新泡的茶和一碟軟糖來，雖然最摩登的酒店，仍維持這一傳統禮貌。她問了這兩個侍女，高個子的名叫「和子」，那個很有香港小姐之美的，以流利英語回答：

「卡麗娜，姓酒井。」她們笑迷迷鞠躬——「前日見過女士的……。」江上青歡喜她們，指指下面：「住過一天，去了伊豆！」她用日語完全沒錯，大家笑了。兩個鞠躬退出。江上青將衣服清出，掛入衣櫥，換了浴衣，告冲了涼。看時間，還只三點。便到廳中看電視，正是廣告的黃金時間，每一貨品，添上些故事，五光十色。靠在倚大的梳發上，不覺睡着了——「電話，呀！」她一驚而醒——「啊，是的，很大很大。你什麽時候來？……不要緊的，不能一同晚飯？」

王友春告知她：「正與總經理等台北電話，我在大寫字樓。我八點到十一點陪你，但十一點我必須回來，見面談。餓了，你自己到大餐廳用晚飯……好，總之，八點前我再來電話……我們去吃中國店的菜館……。」

十四：二：酒後吐出真言

「是的，留在美國！」安東洛夫咬咬牙說，「德管可能成爲祖國的叛徒。」

「你不怕這罪名？」史密夫故意挑撥他說不定都被送去勞改營或神經病院呢。」

「即使如此，我也顧不了這許多了，」安東洛夫有點沮喪，「爲了自己，還能多想別人嗎？即使是親友也這樣的！」

「你這樣做豈不成了冷血動物？」史密夫半開玩笑的說，「我可沒有冷血動物的細胞，所以，我可沒有你們的種種勇氣國這麽多年了，我未敢有非份之想。」

「你是一個懦夫！」安東洛夫高聲說，仰頭將酒一飲而盡，「請原諒我這樣直率地批評你，你錯失大好機會了！」

酒精使安東洛夫忘却一切，將自己心中的話不顧一切地說了出來，原來他早就想背叛祖國，投奔美國的，這次是一個難得的機會，因爲他十分羨慕已入了美國籍的亨利，而對不敢投奔美國的史密夫感到鄙視，罵他是懦夫。

「我可能是懦夫，」史密夫笑了笑，「但我愛我的祖國，所以我不願離去。」

「傻瓜！」安東洛夫又大聲說，「你雖然愛祖國，但祖國不一定愛你，你知道嗎，你不久就會調回去，那裡不是莫斯科，而是勞改營，神經病院！地獄！」

「我不相信。」史密夫馬上說。

廿四：巧遇仇家

一艘單桅漁船，在傍晚時分，由港口緩緩駛出去。此刻還有許多漁船回歸，漁港甚是繁忙。馮若蘭嗅到陣陣的魚腥味，胸口作悶，秀眉深鎖。

出了港口，視野廣闊，比較好受一點。但這船本就是漁船，腥臊味難減，余顧南、馮若蘭和方菱都寧願坐在甲板上吹風。

漁船一路乘風破浪，馮若蘭頗覺暈眩，輕輕靠着余顧南的肩膀，余顧南又聞到她身上那股如蘭似麝的幽香，一顆心怦怦亂跳。方菱冷哼一聲，轉頭望着舷邊，裝作不見。

俄頃，天色漸黑，美麗的大海，突然變得神秘起來。把舵的一位老頭姓曹，喚道：「天黑了，無甚好看，回艙休息吧舒適合意？人家都在夢中，您老少說兩句，沒的惹人討厭！」

那曹老頭聽不懂她話中之意，却道：「夜裡風大浪急，你們最好往後挪，否則捲落海中，可不是開玩笑的！」

話音未落船頭已濺起一個巨浪，水珠擊在肌膚上，隱隱生痛，馮若蘭再不能佯裝，只好往後退。

余顧南見有機可乘，乾咳一聲，道：「咱們回艙睡覺吧！」

馮若蘭慢慢站起來，方菱見狀亦不甘後人，長身而起，就在此刻，第二個浪自左舷擊至。

馮若蘭立足不穩，整個人都倒在余顧南身上。

余顧南在百忙中，那裡顧得男女之別，張臂將她抱住！

方菱在旁冷眼旁觀，暗罵一聲：「這小狐狸精，好生狡猾！」當下亦裝作失却重心，向余顧南倒去！

（七二四）

廿四：二：一斬即止

「我從來沒同人講過我爸爸的事。這趟，跟你說得來，便第一次把這個家事包袱打開！」

「我很感榮幸！」

「沒什麽榮幸不榮幸的，我爸爸當年是個名字還叫得响的老倌，但粵劇已漸漸不行了，却不似現目凋零。當時他尚還有班可落，有錢可賺，也有捧場的觀衆，他們的戲班常去新加坡、吉隆坡、檳城、泗水等地方演出，一去就是兩三年不回。在那邊，他大概跟一個富有寡婦同居，也對她許許過什麽吧？那年，他演戲完畢，隨戲班拉箱回到香港，再也不去了，就在那年，歲暮，他收到吉隆坡一個婦人來一筆巨欵，她在信上勸告他放棄香港的家庭，立即回到她身邊。否則，他會不久于人世！爸爸不聽她那枝笛，還使用她滙來的欵子，大排筵席，請戲班好友嘻哈吃喝，從此以後，他生蟲瘴，全身紅腫，奇癢得他亂搔亂抓，找醫生檢查也查不出什麽，就這樣折磨了半年，他沒得救了。」

十四：傳家藝演

三代名花

辛海■

「沒什麽榮幸不榮幸的，我爸爸當年是個名字還叫得响的老倌，但粵劇已漸漸不行了，却不似現目凋零。當時他尚還有班可落，有錢可賺，也有捧場的觀衆，他們的戲班常去新加坡、吉隆坡、檳城、泗水等地方演出，一去就是兩三年不回。在那邊，他大概跟一個富有寡婦同居，也對她許許過什麽吧？那年，他演戲完畢，隨戲班拉箱回到香港，再也不去了，就在那年，歲暮，他收到吉隆坡一個婦人來一筆巨欵，她在信上勸告他放棄香港的家庭，立即回到她身邊。否則，他會不久于人世！爸爸不聽她那枝笛，還使用她滙來的欵子，大排筵席，請戲班好友嘻哈吃喝，從此以後，他生蟲瘴，全身紅腫，奇癢得他亂搔亂抓，找醫生檢查也查不出什麽，就這樣折磨了半年，他沒得救了。」

十二：酒後吐出真言

「是的，留在美國！」安東洛夫咬咬牙說，「德管可能成爲祖國的叛徒。」

「你不怕這罪名？」史密夫故意挑撥他說不定都被送去勞改營或神經病院呢。」

「即使如此，我也顧不了這許多了，」安東洛夫有點沮喪，「爲了自己，還能多想別人嗎？即使是親友也這樣的！」

「你這樣做豈不成了冷血動物？」史密夫半開玩笑的說，「我可沒有冷血動物的細胞，所以，我可沒有你們的種種勇氣國這麽多年了，我未敢有非份之想。」

「你是一個懦夫！」安東洛夫高聲說，仰頭將酒一飲而盡，「請原諒我這樣直率地批評你，你錯失大好機會了！」

酒精使安東洛夫忘却一切，將自己心中的話不顧一切地說了出來，原來他早就想背叛祖國，投奔美國的，這次是一個難得的機會，因爲他十分羨慕已入了美國籍的亨利，而對不敢投奔美國的史密夫感到鄙視，罵他是懦夫。

「我可能是懦夫，」史密夫笑了笑，「但我愛我的祖國，所以我不願離去。」

「傻瓜！」安東洛夫又大聲說，「你雖然愛祖國，但祖國不一定愛你，你知道嗎，你不久就會調回去，那裡不是莫斯科，而是勞改營，神經病院！地獄！」

「我不相信。」史密夫馬上說。

廿二：一斬即止

阿發曰：「炳哥，不如剃一刀，一樣而已啊。」

大哥炳曰：「亦得，這一刀要似樣，不可以只剃表皮。」

阿巫唯有去羅牛肉刀，消過毒，大哥炳除衫，曰：「放心落刀，唔好手軟，手軟就不似樣者矣。」

阿巫算係用刀高手，所以大哥炳放心叫佢斬，但阿巫始終懾於大哥炳威勢，點敢實係落刀。

阿巫擡住把寒光閃閃之牛肉刀，頗覺爲難。

大哥炳坐在桃上，阿發坐在旁邊。大哥炳曰：「阿巫，落刀喇！」

阿巫曰：「炳哥，一定要行這條路乎？」

大哥炳曰：「然，我已經決定，大丈夫，決定之事，一定要貫徹執行，斬喇！」

阿巫斬人，未試過手軟，但斬自己大佬，的確覺得手軟。

大哥炳又喝曰：「爲乜唔斬！手軟乎？阿巫，我叫你斬你就斬！」

阿巫咬牙揮刀，一斬即止，抽刀之時，血由傷口淌出。

阿發馬上攞雲南白藥倒落傷口處，傷口寸零長，入肉一分零，落藥之後，馬上包紮，大哥炳若無其事。

阿巫曰：「炳哥！痛否？」

大哥炳笑曰：「阿巫，濕濕碎喇，你用刀有兩度，又快又準又恰到好處。」

阿巫用平斬法，刀一到肉，馬上循落刀之勢抽刀。

如果拖刀，這一刀起碼三寸長傷口，講唔埋入肉三分也。

大哥炳曰：「只要我露出這個傷口，一定可以塞住牛精良把口。」

阿發曰：「炳哥，希望兩三日後至講數，咁會更好，傷口亦似樣一些。」

大哥炳曰：「然，阿巫，這單嘢要麻煩你走多兩趟，出去村口士多借電話問阿連。」

大哥炳拜託阿華找王利出馬，阿華亦確實同佢辦妥，王利應承見大哥炳。

一四一：王正旭穩重謹慎

「如果你願意跟我一起過MTV，職位是節目部副經理，薪酬則比現在高一倍以上。」劉幗英說。

「對這份工作我很有興趣，可是，我也必須考慮一下。」王正旭沒有方心君那麽爽快，地顯得穩重謹慎多了。

「考慮清楚才決定也好。咱們午飯的時候再談吧！」

王正旭離開了辦公室後，劉幗英就繼續用電話與約定了一起進午膳的幾個心腹聯絡，然後自己打電話到一家酒樓訂了一間貴賓廳。

中午十二時半，劉幗英離開電視台，自己駕車到酒樓去。

一點鐘後，這一班心腹人馬陸續到了。

這些人裡面包括節目部助理經理王正旭、監製方心君、編導馬奇、宣傳主任馮揚波、音樂主任蔣鳴、化粧主任練顏新等等，一共十多人。

叫了菜後，酒樓的部長出去了，同時把門關上。劉幗英就對大家說：「今天請你們來，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和你們商量。但在談這件事之前，我要先聲明——今天咱們所講的一切是絕對要保密的，絕對不可以向第三者透露，不管任何人！」

劉幗英說罷環視了衆人一眼。

許多人都點着頭。

「好，現在咱們進入正題。」劉幗英壓低了嗓音。「這件事就是——我決定離開HTV，加入新成立的MTV。同時，希望你們也和我一起過去。」

部份人對這個消息感到驚訝。

「MTV是一個新的電視台，要打開局面，要和現在的兩個電視台競爭，面對着許多難題。但是，它是一個有實力的電視台，它的後台大雄厚的，而且正在積極招攬人才，有心要搞好這個電視台。它是有前途的，可以放心去接受這個挑戰。」劉幗英邊說邊觀察着各人臉上的表情